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九十四至九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南德謙

明文衡卷九十四

明　程敏政　編

墓表

靜菴徐先生墓表　　黄淮

先生諱珩字宗實以字行姓徐氏其先東海郯人宋南渡後有諱廾十一者為黄巖令其子榮祖遂占籍為黄巖人先生之曾祖也祖諱巳充以子貴贈承事郎行樞密

院斷事官經歷父諱存翁仕元爲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母車氏贈宜人先生兄弟三人而先生居長天資穎悟勤敏好學仲弟宗茂學博才捷昆弟自相師友人稱爲二難幾冠聞永嘉彭公庭堅承徽國文公正傳講學鄉校先生蹻屩負笈從之游深有所領悟遂贅居永嘉以便力學年漸富而學益充負才尚氣有經綸天下之志慕范文正公之爲人恒誦先天下之憂而憂行天下之樂而樂之語拊几昌言曰必如是而后可以言仕

矣居無何元運告終弗克以展其素藴於是韜光養晦
設塾授徒若將終身焉淮童丱時受業于先生之門先
生剛毅嚴正約教條為學規若官府號令賞罰勤怠悉
當其情諸生咸知振勵洪武壬戌先生應聘共論治道
時淮年纔十六亦叨選入邑庠充弟子員有司以禮敦
遣先生赴闕數被顧問數奏剴切灼中時宜太祖高皇
帝深喜得人敕銓曹任司風紀先生以草茅愚賤辭除
銅陵簿復請歸迎母就養重忤上旨謫輸役淮陰驛郡

邑校官聞先生至爭出迎除館延致爲賓師多所造就
會朝廷選駙馬都尉功臣子胡觀在選中慮其失教爲
擇師而難其人爰命起公比授館教法嚴明如在鄉塾
時觀受教惟謹既冠入府成禮畢每當講授中使援他
府例設駙馬位于堂中北牖下南面而置師席於西階
上東面先生憮然曰師嚴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豈
以我一布衣而詘師道哉輒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爲
說書既而明日復然先生乃爲書貽之責以三事大義

及富貴驕人之說覯泣下媿謝執弟子禮愈恭晷綺紈之習尚儒雅之風太祖深喜之㠯見奬諭再三由是德譽日益彰著洪武末荐登仕版初任蘄州府通判用薦陞兵部右侍郎兩持使節罷而復起轉尚寶司丞其判蘇州也奏發粟二十萬以活饑民當春暴水齧隄爲患廵行郊野相視原隰大興治水之役採訪使以爲妨農且勞民沮之先生上言他役可以妨農止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莫甚焉況今規令有田之家量多寡募貧

人出力而饑者得所資正所謂以佚道使民曷為勞民
哉屬邑有節婦王氏郡乘載其事元末旌表未及行先
生請旌之禮部以前朝事不允先生上言封比干墓非
前朝事乎至今以為盛典朝議謂其知大體皆從之其
入為侍郎也首陳十事指切時要凡會廷臣决疑議先
生是是非非有所見歷言之不徇私不黨同一揆於義
以故多有矛盾者其出而奉使也在兩淮多所建明政
舉而民安之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

歸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髪自誓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先生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為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於笄嫁之初又能剪髪於葬姑之後雖劓目截耳亦無以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廷論韙其言下郡邑旌之比使兩浙以嫉惡太過被劾怡然去職其為尚寶也年漸老而力漸衰伏遇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優待老臣遂上疏乞骸骨許之歸家杜門謝

客課子孫閒耕稼逍遥林泉之下冀盡餘齡以遂考終而已越二載臬司鞫囚獄詞牽連逮至京得疾卒于旅邸垂絕侃然之氣不少貶是為正月二十二日也距生之年元至正甲申享壽六十有二冢子鏞扶櫬歸葬于岱石山之原配潘氏繼室林氏俱永嘉士族子男三鏞銑鏍皆側室出也女一適同里金脊水南徵士道源之孫也先生平昔交游皆四方知名士或同事於試院或邂逅於旅寓或談笑歡洽於尊俎間慷慨豁達肝膽相

照酣歌激烈分韻賦詩竟日忘倦訃音遠聞傷之者至號慟頓足歎息士林之寥落也嗚呼剛直嚴正人之美德也先生以之立大節陳大義致位通顯收令譽於當時其亦不幸由之以貽嫉名釁終至於垂老客死于外其得其失何相去之遼絶耶蓋其得也由乎已道之所有也其失也係乎人莫之致而致也莫之致而致又何尤焉淮也侍鉛槧之日淺違善誘之日深弗克浴叩以卒所業然而師生之分沒齒而不忘爰摭行業之顯著

者表諸墓道以慰遐思且以昭示後人俾有所觀感云

先妣吳孺人墓版文

陳繼

先妣孺人姓吳氏諱靜貞家為廬江名門世以易經為家學主試外藩科選者累世官貴金紫前後幾十人居同爨食外内幾百人孝弟雍睦若漢萬石君家家埒素封產田連絡數州須集四千餘賑窮乏卹鰥寡給贍流亡義聲為當時稱最元貞間詔旌表之大父其斳黄二州教授世父元舉交州同知再遷禮部侍郎父元正早

卒兄進學國初監察御史母張氏孺人生法從家耳目濡染皆洽軌範孝友仁恕若出天性也好經史探閱達奥義雅善琴能賦詩尤精巧文繡紉而及笄庖厨之所未嘗有其跡侍婢數十人未嘗見慢嬉惰容歲大疫家死者過半乃徙姑蘇止松陵故家名門交致行媒請爲婚其姑之夫之父潘純子素曰衆莫如陳氏故相國之後風儀著聲子秀拔而賢也遂歸我先君我先君早孤立已憲度受於祖妣碩人碩人宋相江文忠公之孫執

禮嚴密事為必求整時誦我祖考懋於學則道明安於欲則心晦之言孺人聞之三復致深意其事碩人無毫髪不悦其志碩人稱之曰吾婦真名門女也有姑三人將歸孺人相先君治其事鉅細咸集不使動碩人心禮行送之及門曰教有名言毋忽是從先君少負重名四方賢俊求納交者過之座無虚席日為酒張筵飲之孺人執其勞怡怡如也先君勇為義窮急困悴者歸之倒囊不足則孺人出妝資副之歳不知其幾也先君志行

高潔其期待已必欲倫於古之魁偉之人仕為經歷濟南無一不義之物奉口體及卒惟有所閱之書二萬餘卷篋笥無所實也遺孤纔才生十月三女長者歲九碩人年老孺人在少艾姻族嗟無為謀孺人曰吾命衰薄喪夫蹇迍集已然觀古傳史載列貞婦保孤嗣宗其道烈烈者正吾今日之志吾幸有姑庇依忍安孱弱而墜先緒也即謝膏沐絕容飾衣粗食糲宵晝紡績不知有寒暑操鉛荷鋤與奴共力畦圃孺人曰吾姑素享華盤

食飲不苟易一旦失子變味其將不堪每具食羞列柔嘉碩人甘之孺人意始愜也孺人形勞日甚或勸曰女大贅婿扶家孺人曰未就木畏禮勿犯家固不恤也繼稍長孺人教讀孝經教讀小學論孟教讀詩傳日講發其義教為詩教操縵治音年十二遣從故老碩德道遠以麥粉作餌俾擷之俟饑暮歸課所業煢煢孤燈母子相依倏不知夜之過半也教三女立行長適范文正公宗孫昭次有歸歿次適貢元劉政政與昭皆早逝二女

秉志光振風節碩人年九十四而終初孺人喪我先君
哭之有時若敬姜哭碩人哀慟踰節日遂成疾孺人端
凝慧達臨事有明斷始先君在濟南孺人與俱國令初
新民俗未變郡長迂懦大將出師臨境需用百出先君
晝夜應事孺人裨助籌畫不失機宜先君處之裕如政
令章著也孺人持已待人忠敬醇一每祭祀必繫養供
俎實齋沐承事翼翼盡誠孝雖年老終歲未嘗近外庭
姻戚若不與交游者然吉凶賵遺而禮厚獨先也繼配

簪纓故家金氏女孺人臨教甚恩操撫經傳為女範者數十條授之俾習為規撫教諸孫尤篤曰痛若翁不及見汝曹成也孺人之德宗姻法之鄉黨化之郡縣以聞敕御史旌之永樂二十一年孺人享年八十有一十月十一日卒明年十月二十日葬吳縣薦福山之茶塢孫男五人宗配陸氏寛配施氏宏配王氏宣配郭氏完少女一人歸謝璜曾孫男傳儀仁女二人其與婚者皆名族嗚呼我先妣孺人之歿也繼魄隕心喪不能自生痛

念大德昭播當世無文示後以告子孫不孝之罪深酷也忍死以述聞見者勒諸堅珉而翰林侍讀沈公題曰皇明節婦吳孺人之墓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王氏二良墓表　　梁潛

義烏王氏兄弟二人長叔盛次叔雍皆有美行而不得其壽以卒卒又皆在京師旣返葬其弟維以予嘗與其父博士君善也以其所自爲狀及銘走書京師求表其墓且曰二兄有老母髮種種然有子皆幼弱今其墓纍

纍並葬一原上過者無不流涕為王氏悲哀此二人幸
先生辱睨一言非直以著不朽庶幾老母弱子望之以
攄其哀也予悲二子有可哀者按其狀叔盛諱某自少
讀書穎悟絶人既長機敏好謀畫慨然有遠志然與人
交恭謹退下恂恂然人遇之非禮弗較也應門禦侮公
私百端醇接謹密鮮有敗事故起家至多貲甲於鄉閭
卒年三十八叔雍諱某氣和色夷通敏秀朗讀書日數
千百言經史百家無不究覽擇友而交遇勝已者必思

與之齊乃已常一至成均就其從叔博士君學見者莫不愛敬卒年三十一二人之志雖少異而敬身接物皆同至於事母盡其孝處兄弟盡其愛又二人天性然也於乎二人同出於王氏同不得壽以卒卒之時又同蓋永樂二年夏春間相先後十日耳夫古今才不多見況並出一門世所謂機雲二惠者二子於此豈異乎哉昔人有所謂三良者予於二子亦謂之二良乎是可為王氏痛也王氏自五代時有節度使諱彥超者由會稽徙

金華之義烏遂為義烏望族元石硤書院山長諱炎澤者其高祖也曾祖良常山儒學教諭祖裕考綸皆隱德弗耀國朝官至翰林待制兼修元史總裁諱禕者則其從祖也夫上以承其先者二子之志為無忝矣則於壽夭又何足較哉書以碣之以徵夫來者

彭氏義阡表

王直

彭氏義阡者葬彭氏之死於義者也當元之季豪傑起椎埋剽竊之徒亦相扇為亂龍泉羅維邦其一也彭氏

居邑之雩溪世為仕族于時有文遠者英偉有才畧卓然為一鄉之望歲辛卯賊勢浸盛官軍不能制乃散財發粟集義兵以保鄉里賊頗畏之壬辰江西行省參政泌布阿嗗爾開分省于贛命張萬户守龍泉許辟署從事張辟文遠為護民廵檢參其軍領民兵守北門賊引衆及城下張與文遠屢出戰不勝因閉城堅守以待救癸巳春城中食盡且無援張夜率衆棄城去文遠殿舟至螺灘賊追及合戰衆饑困不能支勢且北文遠使從

弟大遠馳騎請兵于吉以圖興復率敢死士大呼奮矟入賊中欲刺邦不得殺數人賊亦攢槊向之文遠創重遂被擒大遠走告吉安總管為移檄泰和同知楊某使以兵復龍泉兵至境大遠為前鋒踰章村河涉南洲河會風雨大作河水暴漲兵大半不得渡賊以衆蹴之遂擒文遠兄弟同日死於賊是年三月十一日也賊既得志憤彭氏倡義圖已其兄弟子姪有先在軍中或竄伏田里者皆捕而殺之自文遠而下凡十九人又婦女二

人我太祖高皇帝既受天命削除僭亂以興太平彭氏族屬之存者休養生息今七八十年日以繁盛蓋詩書禮義之澤未艾也然其老長閒居族坐相與談向時事未嘗不慨嘆文遠兄弟之英風義烈且深念夫死於其難者之無辜而皆不能歸葬或無以嗣其後蓋盡然傷之㠜文遠之再從曾孫項城令仲恭甫之賢子也聞諸長老而有慨於其心乃即雩溪大塘口之原闢兆域營冢壙傚禮各為木主以宣德三年七月望日招其䰟而

葬焉又以項城命置近田九畝以供歲時祭祀曰死者有知庶幾能安於此而無所恨矣嗚呼喪亂以來姦宄縱恣善柔多隕於非命有能奮勵以討賊而舍生取義如文遠兄弟者誠少矣雖曰有之其宗族兄弟有能興哀於旣久之後而爲之歸使祭奠有所如嶷者亦少矣然則彭氏其誠能篤於義哉是皆可表也嶷來京師因其姊壻督府經歷項斐求予言欲爲之書使歸而刻諸石凡葬者之名諱次第則備載于碑陰

劉子欽墓表

錢習禮

景泰甲戌十月十有八日予友劉公子欽以疾卒于家明年乙亥正月八日其孫本祔公于金牛臺先塋之次既求郡守張侯瑄為銘以納諸壙中復奉事狀踵門謁予文以表于墓上狀稱劉氏先世本沛人唐末有諱崇者仕于袁州刺史樂其風土因家焉後自袁徙吉州之永豐灞上又自灞上徙吉水之常海故今為吉水人公諱敬字以行曽祖考學翁仕元為恒山知縣祖考奇登

至治癸亥進士考季道國朝以薦起為起居注遷淛江按察僉事廉介有聲母曾氏昆弟三人皆傳家學公獨資稟超邁志於用世自少嗜學研覃經傳頗頗不少休落筆為文動有思致儕輩推服郡守朱仲智聞其名舉補郡學生月試季考以及上官合試羣士第其文名往往出人右大見獎異聲稱出等夷益刻苦自勵永樂癸未以書經中江西鄉試第一明年甲申禮部會試第二廷試登曾棨榜進士第時所取四百七十三人太宗文

皇帝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公在選中賜名庶吉士俾入文淵閣日讀中秘書以增益其學食於大官月給膏燭費燕閑之頃上親臨問時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激勵而期待之者甚至朝野之人竦然謂上作新人材以大興文治士君子曠世奇遇交口歆豔不置公與同升之士人人感奮夙夜淬勵以圖報稱時母夫人在堂無恙迎至祿養于京鄉人榮之母歿奉柩歸襄大事執喪盡禮除服入翰林預修永樂大典上慎刑辟以

重惜民命乃簡授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折獄多所平反被其理者自以不寃亡何累坐謫戍廣西南丹困阨中處之裕如無幾微隕穫之態人用高之仁宗貽皇帝嗣位命廷臣凡經術之士謫居戎伍者舉任教官祭時為翰林學士以公應詔起為臨江新淦縣學訓導教有師法生徒多所造就歷考福建湖廣應天鄉試去取精當物論帖然無譁嵗滿力請致仕以歸卜居於郡城之西命其燕休之堂曰密庵人因以為别號遠近學者聞

之欵門而問業者麇至公之教人因其材質以訓廸之始終無怠意人故樂受其教若工部尚書文襄周公忱翰林侍講學士周叙太常少卿鄭雍言國子助教羅伯初廣西按察僉事劉長吾皆出其門其他名薦書職教事者不可遽數常時足跡未嘗入公府惟事干政體及表賢厲俗即入言之守貳皆見聽用晚而文思不衰四方有來求者應之不倦人遂所欲而去曠達之懐老而不改其度故舊及門尊酒相歡意豁如也卒前一日出

應賓客笑語如平時是夕漏下四鼓奄然而逝生以洪
武戊申十月四日壽八十有八元配曾氏繼配羅氏王
氏張氏皆踐婦職以順承公志子男一人本也女二人
以妻曾希益周啓孫男三人女三人皆幼於乎予與公
生同邑學同志少而往還相好壯而相繼登朝老而先
後謝事以歸慨念江鄉耆舊凋落殆盡思欲追往時會
聚之樂邈不可得冀天於予二人者少假以年得從公
於青原白鷺間嘯傲林壑共佚其老豈意公先棄我而

逝哀豈能忘於情哉天之降材於人必將使之見於用世以達其志夫何公制於命材弗克施而志有未就佑善之天其不可必若此哀豈能忘於情哉且生而不大顯於時歿而無傳於後其何以為為善者之勸用列述公之材志學行俾刻諸冢上之石非惟慰公於地下永貽示於後之人焉

祝先生墓表　　周叙

括蒼祝先生既卒之二十年其門人鎮江儒學訓導潘

君華具行實造叙求表諸墓今刑部侍郎薛君希璉前為監察御史時亦數以為言蓋皆以其仲子濠之請也叙永樂甲午先生主試秋闈所取士且素與先君子職方府君厚善其謝事而歸也叙嘗率諸門生交游祖送之今不復作矣追感疇昔不能忘情則墓上之文何敢辭按狀先生諱金字廷心姓祝氏括蒼麗水人居官橋里世有衣纓曾祖某祖亮元處州路經歷父彥方安陸同知先生資性淳厚幼不妄語九歲通小學論孟書甫

志學盡讀諸經旁及子史年十八不遠三百里師事太史金華宋先生景濂逾四朞學成始歸宋太史甚嘉與之洪武甲寅同知翁與郡守臨安郁公斌偕坐累謫役鳳陽先生即從故里攜資裝往代勞役明年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郁無他子弟侍側疾革托以身後事既殁先生為經紀歸其骨于家已而同知翁亦遘疾先生日奉湯藥夜則稽顙籲天洒泣悲哀求以身代翁瀕危數四時盛暑衆莫不勸預治喪具逮夜將半翁忽大呼曰

金何在於是絶而復甦人皆謂先生孝誠所格已而翁
遇寛恤恩復任遂引年致仕既歸感末疾弗能起先生
遍求名醫乃調膳饈侍寢左右衣不解帶者七載如一
日父歿哀毁逾禮母夫人懼其傷生越四日强之食乃
啜粥治喪不用浮屠奠祭一遵朱子家禮寢苫塊三年
哭泣之聲如初喪其奉母夫人也備極甘旨之養母歿
哀戚之情一如失怙凡親平生所嗜終身不忍食遇忌
辰必先期齋沐致祭畢哭慟不食者終日其至孝蓋天

性云處兄弟極友愛仲氏甞求異居室廬田園從所擇畧無難色鄉有豪横恒假虚詞肆誣搆者先生正言反覆導喻之其人卒化服郡邑兩舉孝廉不就築室白溪山中自號蒙山處士有終焉之志久之與仲俱被徵仲氏應詔授秦府紀善先生以疾固辭歲己卯郡守劉仲廉邑令周又玄屢造謁其門强先生分教麗水邑庠不獲已乃就至則周令特為搆樓一區處之環樓植竹萬竿乃更其號曰萬竹山人端居講堂嚴矩度勤誨訓解

惑析疑隆冬盛暑弗觧由是人才輩出盛於昔時數年
調江浦教諭邑居大江之北學舍至壊漏不可居先生
脩葺廢墜教育之方視麗水益加永樂辛丑滿考乞致
仕從之先生學問該洽操端識明每賓興之歲藩方爭
聘為考試官所歴四川河南江西福建皆稱得人而江
西尤盛平生教學者以持敬為主雖謝事家居筋力漸
衰晨必冠帶詣家廟肅揖一月之朔望必造先塋拜掃
鄉黨宗戚相過者未嘗以耄疾辭所著詩文有聆癡等

集若干卷皆温淳雅正類其為人其生以元至正乙酉四月二十三日卒於永樂癸卯二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九卒之歲十二月庚辰葬鄉之良山祔祖塋也配包氏元封上黨郡侯岐山之女有婦德先君十年卒子男三人漢濠淵孫男六東楠柴芬樟桐曾孫男六端淡璧烋二幼未名於乎孝百行之本敬德之聚也先生學行卓卓皆足為世儀範孰非事親之孝持身之敬之所推乎其學信有源委哉且潘君之屬予言也惓惓至十

數往返不厭其篤於師若此亦足以知先生之教矣是皆在所當書者遂次第之如右俾歸遺其子刻之以識永久焉

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袁公墓表　李賢

士生天地間有遭遇明時而不得見用於世者有見用於世而不得見知於君者有見知於君而無才術以顯其名者有名雖顯而不能保全始終福壽俱隆者今之君子兼而有之者吾於尚寶袁公見之嗚呼休哉公諱

忠徹別號靜思前人世居南昌至七世祖于誠仕宋累官刑部尚書南渡時扈蹕家於鄞六世祖芳為吉州泰和令高祖鏞咸淳進士為宋死節曾祖澤民養道不仕祖士元為元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父珙國朝太常寺丞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母倪氏封恭人公自幼頴敏神氣異常讀書強記童丱時已能詩文凡名士鉅儒一見知為大器太常君精於風鑑公得其傳文廟在潛邸時聞太常君名以書幣召之公隨侍文廟見公論相大

喜賞賚甚厚尋許歸家未幾高廟崩建文嗣位信任非人猜忌宗室文廟不安因有靖難志召公問之對曰天命有在誰能禦之奉命纂人象大成書以獻賚予有加壬午夏文廟入正大統首遣使召公父子至官其父太常丞且曰忠徹臨事有斷制所言多驗特授鴻臚序班賞賚殊厚公入謝曰陛下當畏天脩德偃武崇文率由舊章振肅綱紀撙節財用明慎賞罰禮貌大臣黜陟臧否用臻太平之治並賜嘉納尋知公在戎籍即令兵部

𦳝之又嘗勉公進學公以務冗對遂陞尚寶司丞且曰此職有暇可親詩書公退而感激不怠庚申改中書舍人己丑春營北京公扈從既至日與大議復遣中使召太常君至父子相隨出入禁庭尋密遣公乘傳看楚王子重瞳公還奏無他異庚寅春以公父高年優賚遣還公扈從北征既還上屏左右從容密問大臣優劣之狀武臣邱福朱能張輔李遠陳懋柳升薛禄文臣姚廣孝夏原吉蹇義金忠呉中呂震李慶方賓公一一論斷以

對上曰卿所識鑒正合朕意是歲冬太常君卒賻㚔加厚公奔喪㚔畢詔起復之癸巳春扈從至北京甲午春復扈征衛喇特乙未夏上謂公曰東宮不聞教子對曰臣聞古者不親教子宜選文學老成之人以輔導之責其成遂選儒臣儀智陳山等日侍講讀丙申春秩滿復尚寶司丞特加賞賚戊戌春名公至便殿示以進陞之意公固辭以父未有贈官即日名吏部贈其父官賜誥命公益感勵進相書機要丙子陞尚寶司少卿恩典稠疊

莫與為比壬寅春扈從北征公言利出東路上不從洎
還軍在東者果大獲復覲將兵者得利已而捷至每從
征所言無不驗者仁廟登極待之尤厚賜誥命尋賜還
家燎黄省視宣廟嗣位名至京宣德改元丁内艱不獲
奔喪詔以從子代還襄事一日見上容色曰宗室人有
謀上之意七日内果有報漢王反狀者公扈從往征之
既還受賚彌厚甲寅春得展祭之請乙卯春令上嗣位
公入朝已未夏懇乞致政既得請南歸傾朝縉紳祖餞

都門外公之術奇驗於文廟者不能盡述若公效忠讜論則人不及知者甚多如終大孝之情而慎密機事論養賢之實而贍其取給乞賜孔氏玉軸之誥歷言遣使取寳之非議武職宜准終喪諫服藥勿信方士如此之類皆有人所難者休官居閒二十餘年忽遘疾顧其子曰死生常理吾何憾惟信誠忠厚可以立身汝宜勉之屏藥端坐而終公生于洪武丙辰十一月七日卒于天順戊寅三月三日壽八十有三娶邉氏累封宜人先公

二年卒子男二長應麟早殁次應驤鴻臚寺序班女七
長適泰寧侯子陳鏞次適都轉鹽運使金達次適光禄
寺卿子井醴次適寧波衛指揮萬全次適行人司副金
亮次適昌國衛指揮武銛次適王逈孫男女各二應驤
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與宜人合葬于前懸山之側前期
奉狀以治命來請表其墓公為人慷慨有大志不隨流
俗正論毅然不以利害少沮與人交洞見肺腑不立町
畦見人患難惻然力援傾囊不惜理有不直者面折不

少借其致政也聞朝廷出令之善用人之當則躍然而喜有不便於民者必憂形於色此其爲人豈特風鑒一事可稱道哉所著鳳池吟稾符臺外集若干卷

明文衡卷九十五

明　程敏政　編

哀誄

哀志士辭　宋濂

奇雋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弗能用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業不白於後世予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錄金之

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所謂奇雋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或未能無過終非齷齪陳腐懨懨不振者所可冀其萬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掇其大畧隷於各人之下又從而哀之以辭曰

辛愿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音義有不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羣書且善於文辭尤以是非黒白自任每讀人詩必為探源委發凡例解絡脉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纇必指如老吏

斷獄文峻網密絲毛不相貸雖掐人怒罵不恤也性疎
宕不脩威儀貴人延客慁麻衣草屨足脛赤露坦然於
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家甚貧衆雛嗷嗷張口待哺
素負高氣又不能從俗俯仰其枯槁憔悴流離顛踣一
假詩以鳴雖百沮之餘其耿耿自信者不少變元光初
李獻能元好問在孟津慁往見之獻能爲設美饌慁放
筴歎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嘉食明日道
路中又當與老饑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僵仆柳

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含燧狐狸亦可螻蟻亦可耳聞者悲之辭曰

天生爾才胡不汝聘麻衣如墨下不掩脛下不掩脛不過寒我我食無所我生其可水豈無藻山豈無薇苟非吾有我敢悉之市魁屠伯彼豈無食我腹雖虛我腰肯折抱節而終我則奚憾烏鳶螻蟻上下何辨爾貧固甚爾守則多不義而富其如爾何

李汾字長源平晉人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

闒闒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書得從事史館從事職名謂之書寫特鈔書小史耳汾素高亢不肯一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畜之殊不自聊館中諸人又多新進小生史家凡例或未能盡知就其所長有不滿汾一笑故刊脩之際汾在傍則蓄縮慘沮握筆不能下汾正襟危坐誦左邱明司馬遷文數百言音吐甚洪暢誦畢顧四坐曰看秉筆諸人積不平乃以嫚罵官長訟于有司證左相半踰年不能決右丞師中遣東

曹掾置酒和解之尋入關驅馬來京師日以馬價佐歡道逢怨家則畫地大數而去會恒山公武仙在鄧汾往說之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參知政事思烈與仙相異同懼汾言論遂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寧寒餓而死終不作寒乞聲向人又善為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忼慨之氣人以是稱焉辭曰

奎星光光令何其昏大河東流遑恤無人金匱石室藏我冊書豈伊羣兒所堪織之我言弗信弗信從汝邱明

雖鬼其文不死既不我嘉覆謂我僭我視我觚有淚如霰黃霧四塞黑白誰分彩鳳無華山貍有文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自古莫不然爾又何傷

劉昂霄字景玄一字委房陵川人聰敏絶人或戲取市家日歷鱗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脫遺者故其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爲最詳爲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横策兀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筵聳聽噤不得語遇其飲酒眼花耳熱後

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談士為遠近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資叙調慶陽軍器庫使不就諸公方薦試宏辭未幾卒辭曰

陋儒拘拘以簡為常目視環堵不知有四方狂瀾既倒誰復廻之氣蓋一世獨爾能之上自黃虞下迨五季一隙必燭何有幽邃或觸其機談辭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誇多我豈鬬靡一物不知吾儒所恥獨立千古上遡寥絶爾身雖窮爾名豈滅

雷淵字希顔别字季黙渾源人崇慶二年進士授涇州録事不赴改東平府録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不數月家有淵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書生遇之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為荊王府文學兼記室忝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廵行河南撈掠贓吏風采凛凛蔡下一兵與權貴人有連時以藥毒民家馬牛以小直脅取之淵捕得數以前後

罪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然亦坐是失官尋用宰相侯革卿薦除太學博士再遷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先是正大間北兵突入到廻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溪谷中不可勝算諸將議不定釋之勿追淵請急殲之主兵者不能用後聞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始悔不從淵言淵學甚博文甚奇為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顔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顔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

摧折卒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生平
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
在淵仍為餘事耳淵之友高廷玉李純甫亦以奇節自
負人號之為三傑云辭曰
爾心之勁爾氣之剛嫉惡如仇不問暴强將指出廵面
冷如鐵霜簡所加邪蒿即折才豈止斯兵算又長眼見
千里孰曰不明志不獲伸多士短氣其書徒存九原能
起埃風四來式脂式𠃬有髯如戟妾婦之為我俗之昏

誰復繼君茫茫九州敢謂無人

雷琯字伯威坊州人志英邁博學能文以薦書從事史館調八作司使初幷州李汾與琯同在館中以高蹇得罪琯往送之信陵攜酒酹魏公子墳握手痛飲後去客陽夏以鞭擊酒壺作楚聲歌自言去國十年甲兵滿天地短衣匹馬來自西北將起楚漢間奇才劍客與游而不可得當是時金已遷汴大河以東北盡山東西抵關輔大軍長驅徙少壯數萬人殺之居庸關外自黃河洛

陽三門析津至玉之源雀鎮凡二千餘里潼關一帶西南邊山大小關隘亦一千餘里各分地界統以總帥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爇草敲冰兼以關輔大饑秦民死者相枕藉瑺皆悲之作商歌十章寫其情曰秦子父母國也而一至此乎竟淚下不能食乃出奇策白宰相宰相不能聽瑺去不知所之辭曰

北風泱泱海水為竭俯窺神京不隔一髮舉鞭擊壺歌聲愈苦來自西北短衣匹馬我淚既盡以血繼之天門

九重曾莫聞知孰秉國鈞我將自薦反謂我狂斥去如箭商顏有芝瞪瞪甡甡可以葆神可以樂饑長往不返誰甘幽深赤日在天庶明我心

商節婦誄　　胡翰

商先生淵之妻以兵而死于義吾友平仲既為之傳而景濂又哀之以辭皜皜乎白於天下淵也不死其妻矣天下之大義億兆人之所同也而於眇女子見之君子從而與之曰節婦列其事而不原其心則余不可以無

言矣節婦之心何心也得之於天而人不與力焉良心也良心也者在臣為忠在子為孝在婦為貞而臣也子也婦也發於其心之所不能已者所謂義也故忠可教孝可訓貞可勸而不能必其果於行唯其不可必奮而為之所以行吾義也故君有不得於臣父有不得於子夫有不得於婦而非教之所能為也百乘不足以為貴萬鍾不足以為富一日不足以為短千歲不足以為長而於名非有所計也以教為可成名為可榮此君子之

論也天下之事出於擬議者患不能致果利害之際一髮不容不幸而動焉其心二矣故天下之士砥志礪行臨事而摧衂者多矣而名節之美著於尺籍編伍之人出於人之所不虞又其著者則窈窕婉孌閨闥之秀而確乎其不可奪毅乎其不可回若節婦者是也方事之殷軍士之所利者貨寶耳女婦耳一旦奄至于邑而淵之家骨肉不暇顧為節婦者逃則不脫止則汙辱遂溺而死固其所也於死而得其死義也自靖而已自靖也

者心之所安也節婦亦得其心之所安而已兵興以來吾鄉類是者往往有之吳履之妻死於自溺賈誠之妻死於自溺姜氏之女死於自刎童氏之婦死於自刎張氏之妻若女俱死於自刎此余所知者一日之間死者數人何其烈哉吳之妻謝賈之妻宋猶曰儒者於家有所聞習之有素也若姜氏童氏皆里巷富人非素有聞而積習者猶曰富人知所貴重可也若張氏者家不過編伍業不過妝圍一旦聞難其妻死之其二女死之其

㓜方笄又刃而死一家死者四人焉吾以是知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彝倫之在天下不可易無貴富貧賤等耳生不愛其身死孰計其名無所為而為之者也自夫人之没今二十年矣唯宋氏謝氏嘗有列其事而見於紀載者他固寥寥寥然矣余於是取之附著於此其居不同鄉其生不同族其死義之心一也天下之為人臣為人子為士君子者誰獨無是心其可徒歆動於節婦之風哉余雅辱交於淵故著明其義為誄以泄其哀思焉

節婦名真張氏與淵皆嵊縣人誄曰
有猗者蘭兮繁霜其悴之有瑳者璊兮烈火其㷀之雖
則㷀之彼則遂之固天也畀之

師山鄭先生哀詞　　汪仲魯

師山鄭先生名玉字子美隱居講學善為古文或以黃
犢駕小車人或笑之識者奇之嘗構精舍于里之師山
其堂曰三樂踞岡為軒曰極高明集諸朋游討論春秋
筆削之旨為之註釋曰春秋闕疑至正甲午朝廷用大

臣薦遣使以翰林待制名先生起而拜命束書就道道中疾作遂還山適大軍駐吾新安遭遘捕入郡不屈而死卒以節義顯名列史傳仲魯辱知愛者每過山下仰睇羣峯遺址如昔草樹凄迷豈勝悲慨抽辭哀此敬酹一觴其辭曰

遡練溪之寒瀨兮睇師山之崇崇仰三樂堂之遺址兮森莽莽之荒叢念昔松篁茂欝兮奐堂構之方新友朋紛其來集兮濟冠佩之如雲緊先生之剛直兮懼師道

之莫立也申義利之辨兮謂聖賢可企而及也春秋述而闕疑兮易經傳而有成釣岑山之深峻兮牧西疇而偶耕方遊息而玩樂兮適四海之霆驚詔倏降九重兮徵待制于翰林宜弭亂之有策兮闡治教於來今曷半途而遽疾兮返乎吾故鄉豈終不能以有達兮孰若遂初心之遁藏慨浮雲之萬變兮亶不可測也名匪爲身累兮義之歸乃吾責也情沉鬱而靡申兮蔽而莫之白也從容就死兮吾心安而理得也吁嗟先生既往兮節

義昭猶日星名存史冊而不亡兮粤千古而彌馨徘徊兹山兮採草木之羣榮酹清觴而灑涕兮惻林鳥之悲鳴

夏尚之太史哀辭有序　　蘇伯衡

我師克燕拔其知名士赴南京既而其類輩復官王朝太史夏君獨以老病乞歸且歸會遣使分道搜訪元史乃强君如江廣君辭不得命乃行行至番禺以疾卒二年冬十月十二日則卒之歲月也君名以忠字尚之世

家袁州宋孝成恭后父族也曾祖自得鄉貢進士受業番昜陳克齋先生先生師徽國朱公其所緝問答語錄世傳焉自君以上皆世其學君蚤有譽于鄉年四十餘始用襲封衍聖公克堅薦授孔顏孟三氏子孫儒學正危公素之治田雄霸辟君以為副轉惠州教授改涿州照磨丙申秋燕都開設流寓科君入就試中其科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調國子助教遷太史院都事方君田雄霸時伯衡北遊得一見君道上不聞問垂一紀比相

見南京情誼之篤乃若久要者間嘗語伯衡曰吾自分老死于燕不復上先人邱墓去家時少子正年甫十二荐更喪亂家燬母又死無誰為教恒恐其失學隕先緒令名在停籍不能即死誠可愧然聖恩寬大旦夕且得歸守塋域教子讀書以終吾餘年可謂不幸之幸哉抑吾平生好為詩多至千百篇兵後片楮無復存今雖耄矣歸訪故老於山椒水澨追維疇昔江山人物睠焉若夫悲思感慨托聲詩以寄吾志亦安能已乎行當録以

遺子予為我序之則我盛年之作雖不得鼓猗那清廟之什而吾衰暮之詞或者得與麥秀黍離並傳焉嗟乎言猶在耳而君竟死矣此其有足使人傷悼也夫此其有足使人傷悼也夫乃為楚歌以哀之辭曰

嗚呼夫子之好脩兮胡遭時之棘艱飄風忽其烈烈兮白日薄乎西山服南冠之峩峩兮旅膚敏以南遷包羞而競進兮既非余心之所安斂退而自放兮又縶維而莫余捐奉赫赫之明命兮備使介於炎方凌大江之浩

淼兮道忽經夫故鄉萍之川兮湯湯袁之山兮蒼蒼山川宛其如昨兮何世故之不常問遺民於舊墟兮慨星辰與木霜思少留而弗獲兮遂悠悠以南行歷大庾之嶔崟兮泝瀧水之砯砰萑與莽其翳薈兮羅蜮穴而臊腥神惝怳以內傷兮氣歙艴以外嬰曾日月之幾何兮竟魂釋而蛻形嗟夙志之莫申兮即長夜之冥冥亂曰芝之為蓋兮槿為輔仍子陽兮羅浮層城慌惚兮阻以脩不死之藥兮糾可求羌胡為兮海之陬颶轟轟兮為霾

為雩叢薄黮黮兮有蛇兩頭海之陬兮不可以久留魂歸來兮無離郵𢂰汝髮兮卧龍洲洲之上兮鬱松楸魂不來歸兮使我心憂

弔唐應舉文　　　　　　　　　　　　進　雨

先丹崖而死濠兮余不知其萬一後衆人而弔丹崖兮慨予懷其孔畫咸晉亂以自底于亡兮鮮斯人之靡忒心正直而守經兮寄耝耰於豪墨既謪佃于瞿相兮敢外耕以為食擯長裾而短服兮雜野處之恒農寒雨泣

濇肌皺兮炎風扇毒而乾中悲天命之困窮兮萃多屯
於厥躬常柔不能以覬免兮胡剛儇之可容彼貪婪而
獲戾兮不自醜其憧憧餘賄賕於胠篋兮傭彊予而猶
豐顧吾室若縣磬兮瀕百死抑何愆祿固不充於區釜
兮禍乃深於九淵簽祥鸞而就瘦兮肆跛鼈之蹣跚思
古人若或有之兮豈今兹之惟然幸不汚於掩骼兮子
函骨而南還庶情事之既哀兮又將萃其遺編抑丹崖
其不死兮文幾絶而復傳孰幽明之道阻兮諒斯言之

不可宣

哀唐衢辭有序

王逵

唐衢韓公退之同時人也性耿介落落有大志不妄與人交人亦莫知其所負衢於學發憤研究不少自廢然累舉不中人咸笑之衢則不以為意也衢能詩詩多悲思激烈而感創讀之使人慨然有動於中衢往往見人文章有傷激者必大哭涕泗滂沱而弗能已每與人言論既别發聲一號音韻嗚切聞者莫不為之酸鼻人皆

以衢善哭而不知其所以哭也獨退之識其人贈以詩曰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君獨抱奇材手把鋤犁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匭函朝出開明光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退之之意詎非以衢之才迥出一世而反不逮乎瑣瑣者邪樂天亦有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悲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而同悲而樂天以誼之才方衢矣舊史附衢於退之傳後新史則又削之何君子之命薄者有若是之不偶哉吁有

人負奇才如賈誼當世既莫知之後世又莫知之不既
深可悲乎使無退之樂天則天地間空生此材矣是以
君子貴成人焉夫有道者讀退之樂天二詩深嘆衢之
不偶作哀辭於千載之下炷香盃酒酹衢於千載之上
仰天大慟衢其知邪淒風西來吾知衢不能不知我心
也辭曰
蘭生於幽谷兮爲衆穢之所翳玉產於峴岡兮以碔砆
爲同類匪良玉之靡良兮寡不能敵衆嫭之聮勢衆勢

之聮兮固已密比而難攻此芳馨之潤潔兮幸不掩於匠目之與春風衢乎衢乎爾材雖奇兮何造物之靡通但千載之下識衢之弘闊兮頼樂天之與韓公世之嬋娟讒嫉擠人於極地者讀二公之詩兮烏知其不額泚而心懜

弔國使王翰林文　張紞

皇明建號之五年洪武壬子羣雄耆定光嶽混合乃睠西南獨阻漸被詔翰林待制臣禕為正使往諭之時雲

南元之庶裔梁王與漠北通連聲勢相倚既聞命依違
不决越明年冬有使自漠北來待制公遂遇害又八年
辛酉天兵南下踰年壬戌雲南平平之日統備員政闔
至則詢公之遺事知梁王禮貌公暨没後棺斂言與伊
勒錦合且知梁王柄臣達爾瑪特加愛重距難前兩月
匿公於春登楊氏庇之盡力比北使刼以危言始不克
救及蓋棺時土人用浮屠法輿至地藏寺北漏澤園或
曰小南門外祝之以火舊謂瘞大佛寺後者非是令再

閱十有五年為歲之丙子第二子紳仲縉來訪公殯思欲見之夢寐驗以血肉而陵谷已非蹤跡無以致其情懇乃至就盡之所撫地長號載其諱字位望以歸紞予于次仲縉泣且言曰紳在襁褓先子已去家後有書自晉定來以續大事記為囑乃此行絕筆悁悁在心竟不得接其影響痛哉天乎夫何不孝至於此極也紞謹以禮慰之曰先王之制即遠而至於墓送終之事盡矣故致孝者不于其體魄而享于廟廟之有主神之宅也今

子迎神以返於義爲得況青春受謝白日昭只公之䰟魄必有已散而未盡者及此時而招之宜其感而遂通不遠伊邇子又何恨仲縉因以公之家乘見示且請更有所言竊惟公以文名擅海内早歲薄遊迄無所遇此非才之不足也顧其内介而外方者有以齟齬焉其道難進其節不茍非養之有素者不能如此是以一旦涉畏境蹈危機奮不顧身聞命即行與顧娉子語不能休者異矣當其鑿空而往跋涉畏途猶拳拳焉以續大事

記爲念夫大事記乃尚論古人賢否得失之言也書法精審炳炳如丹然則公之自處又豈有不審者哉故或人雖加蔽匿而義不茍免卒慷慨就死蓋公之致身委命不在於臨難之時而其平日固已判然於胸中矣嗟予事之不偶乃期運之未至或機會之難合君子固有幸不幸焉若遽以成敗爲優劣則蘇屬國有媿於陸賈顏魯公與終軍不可同年而語矣其可哉紞既弔祭遂申之以文曰

訪前修之遺烈兮在西南之天涯路漫漫其脩阻兮䰟
杳杳其曷追羅蕙肴與桂醑兮集衆美以為儀藉芳馨
以比德兮庶英爽之在兹公之貞潔世所信兮琢白璧
為肺腑濯江漢而暴秋陽兮肯自浣乎塵土製雲霧以
為錦兮又重之以黻黼擘星辰以耀芒兮宇宙軒豁其
在手顧食焉而弗避兮斯大義之所存載使以馳騁兮
往振策兮南雲嗟期運之未至兮遇諸爨之狺狺彼徒
知險塞之可以負固兮又安知天命之維新人固有一

死兮死固各以其仁惜芝蘭之見兮終腐朽於荆榛委
蟬蛻而不顧兮挾浮雲而上征駕雷車以飄忽兮引翕
赫之霓旌逐飛廉而東騖兮歷倒影以憑陵過蒼梧之
曠漭兮謁重華而是正愛傅說之有託兮亦徘徊於箕
尾望故鄉而掩涕兮予豈能獨眠夫山鬼吁嗟歸來兮
公不可以久留悵猿吟與鶴飛兮兩浩蕩而難儔將速
返于故居兮寧爾宇之深幽有子有孫善繼而善述兮
長致享于春秋

自述誄

王偁

王偁字孟揚其先東阿人宋寶元康定用兵西方士有没于元昊者王氏遂為西方人元有天下其地最後附賜姓唐古氏高祖王父某從下江淮授武德將軍總管鎮廬州曾祖王父某祖王父某相繼龔爵改上千户没俱葬大蜀山下先府君某當搶攘以材用薦者調民職廬州路治中歷江西福建行省郎中至階朝列大夫潮州路總管當時稱廉吏第一人所涖政績卓異字惠小

民攘剔豪右禮賢士植綱紀民奉以祠元運改旺度時不可為浮海去之道閩閩父老遮留退居永福山中為黄冠服者十年朝廷聘之恥為二姓臣遂自引決嗚呼是時偁生方六齡家㲉然壁立太夫人守節自誓艱阻備嘗手疏先君之蹟與古今豪傑大畧教之外王父姓劉氏諱其由宣文閣博士出僉閩憲再召入為秘書丞没王事贈嘉議大夫福建行省參知政事其學淹貫靡不究博古好雅翰墨之妙絕當世偁不及見之閱先正

閭過齋吳公學行醇偉為士林望與先君交誼相與也

先君没時屬偁夫子教之第未弱冠夫子沒倀倀罔依

歸賴外王父遺圖書手澤多杜門自研厲少多病負笈

者三年莫臻其至弱冠入庠序與陳君從範游陳豋入

閫過夫子室獲其指授懇懇汰其瑕礫示以瑜瑾一旦

如發蔀矣洪武庚午賓興歲領薦方去海濵觀光上國

會試禮部不利例入國子處縉雲朱先生館下日求齊

魯士與談訪其遺風及四方之賢者而私淑之上表陳

情乞終養高皇帝憫之南歸越震澤徘徊吳會閒不敢留趨侍湯藥膝下始冀收其實而從範己物故閔故老亦凋剝殆盡四睇毗落無可與語晚得晉昌林誌相與論學假以柯範抗顏為多暇則窮幽極深徜徉物表趣谿如也未幾太夫人捐館舍嗚呼居喪不敢逾禮既合先君塋廬墓下者六年永樂初元以推轂者至京師待命黃閣因自陳願處學校勵人材不允授從事郎史官翰林檢討進講經筵以文字供職時錢塘王洪擅詞垣

與同官一見過相推重勅脩大典萃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毋慮數千人濫厠總裁之列大將軍英公復征交阯辟居幕下於是泛洞庭浮沅湘歷九疑弔蒼梧徼兵南海既而窮象桂道五管觀師于日南九真之交時有贊勵大將軍待以為揖客歸仍守其舊官先娶鄭氏新安人前名御史濳之孫女先卒再娶薛氏閩故族孝養于姑貞淑內得其亮生男一人振女子某一人其次男拱女子某一人側室李氏出也比族系出處之槩少

銳志於有為毅乎思準古以馭今而用弗以施學雖服羣聖獵百家窮幽明亟於聞道而質淪惷杌遇登高弔古慨然發其悲壯愉樂一寓於文若詩而辭愧土苴其為人則似贛而容似傲而恭家貧而心樂身困而處裕然疾惡太過遇權貴不能俛眉下之任情以直不能骫以徇人成功此其見短於世也見人善不啻若已有之雖匹夫問未嘗不竭以盡與人交内外莫敢攜此則自以為長焉若夫俛以為終身之憾者亂失所怙哭吾父

幾不能生粗知學而哭吾師如哭吾之父焉未幾哭吾友如哭吾之師比得祿而太夫人不逮養有子教之未立荷兩朝之恩而莫一舉報嗚呼況茲身繫縲絏西山東陵淯而未分孤臣之號庶女之慟南音之戚梁岬之章孰為發之日者以支幹推定人禍福生死謂吾年日皆庚廸于丙歲在閼逢麗于鶉火其弗延矣嗚呼其果然邪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晝夜之理吾曷念之因述其系而極之以呼天之辭用自誄俾後之為烏鳶

為螻蟻在陽侯在回祿或返其遺骸或招其䰟魄或藏其衣冠庶令有考者憫其志而哀之焉辭曰

予槩觀夫古之人怙材者恒困於弗施志大者惟顛頓之屢躋嗚呼孟揚矧爾之古之才而尚其志焉得不奇於時而諉於戾爾負而君爾負而親嗚呼誰其白之悠悠蒼天

明文衡卷九十六

明 程敏政 編

哀辭

彭百鍊哀辭有序

楊士奇

宣德五年上憫江西之民困於奸吏豪民漁斂無厭也用璽書遣使巡視除兇去弊以安善良使者以朝廷所建設縣之老人周悉民隱所至事必咨之而惟其言之

聽不疑然是時老人非皆出於推擇善不善相半不善者把持譁訐為能事其善者亦且斂手避之而縣長吏鮮不受制於是奸豪吏民聞使者來惴惴懼旦夕且死暮夜走跽老人投重賄哀叩求活既納賄曰吾庇汝汝謹毋忘我而凡所對使者言某是某非非盡出於公矣蓋所在皆然使者至泰和留浹旬治事竟將行矣時監察御史彭百鍊侍親家居親喪有事於外適暮風雨大作馳騎過快閣下使者侍坐閣上倉卒不及下避徑馳

去使者遥望見之遣問知百鍊也明旦使者去之萬安龍泉還止廬陵會有按察使官來問使者言百鍊馳馬不下遂趨泰和名縣之衆老人索百鍊居鄉所作愆過咸對無之至再三衆老人對如初惟一老於百鍊素有憾貌欲有言乃悉出衆老之無言者而留欲言者導之言遂掇拾其嘗買妾及田四事而其最妄者謂挾制縣官放免百夫長溫彥琮得白金三十兩遂令書狀乃復進衆老之無言者出狀而掩其前之半以後半空紙俾

聯書姓名為據蓋衆老實未知狀所言何事也按察司
官遂令衆老以夜伺百鍊而執之然猶未有固必意密
戒云如其他出即止勿執亦勿泄言適百鍊治喪事出
外一二老人欲得按察司官意躬率百餘人夜走數十
里外蹤跡掩執之百鍊平素負氣義侃侃憫窮嫉邪遇
事直發靡所顧避雖退處鄉鄙不變以是滋名怨其居
鄉時朝廷造海舟令民夫採桅木泰和當出三百夫以
富民三人充百夫長率行傳著已定縣時惟丞治事孱

弱不能制下奸人及吏胥謀茍利盜出縣帖復追鄉二百八十人皆為百夫長期一人得白金十數兩免之於是六鄉讙然大擾温彦琮者百鍊烟家素窶甚預焉計無措走告百鍊百鍊入縣庭索其牘閲之其所追二百八十人不具按檢乃言於丞丞實未嘗知也遂悉罷二百八十人不追擾者以定皆德百鍊而奸人邪計不行愈益側目之矣百鍊既被執至庭下得覩老人所具事狀曰果如老人言宜有告者今既無告者請及老人面

對就死不恨不聽遂械繫送詣使者轉送京師凡使者所送詣京師非死罪皆發戍遠邊獨百鍊適遇寛恤之令得納米贖罪罷其御史而命吏部改授官未及以疾卒百鍊由進士為御史其文學皆有所自得非尋常之為進士者可及其仕必欲行所學不肯婾婀詭慯其所歷兩淮江浙廣東皆有政績見於其人稱道思慕未已也而閒居無事乃遭罹若此豈其命歟然而獨霑寛恤之令將改授官矣無幾竟卒信其命乎自百鍊被執泰

和之人無貴賤賢愚來京師道其事者凡數十人如出一口故卒之日京師縉紳君子皆傷悼枉之古之人有言蓋棺論定百鍊庶幾可以無愧楊氏於百鍊累世姻婭雖百鍊為人素於余不相合然不合者一人之私也所謂傷悼枉之者衆人之公也君子不以私廢公故為述其得罪之由為哀辭使其家刻諸墓蓋曰屈於前尚可信於後也其行之見於墓銘者此不復出哀辭曰百里之民有耆有耄用其惇厚率民于道亦資正言裨

輔邑里逝者何臧來者而否邑有視聽蔽其明聰衡從肆厲為下斧斨貍以牧雛狼以牧豚誰實使之於乎匪仁誰實聽之漫不加省惡者脫罟善者隊穽直者共忿邪者衆説柔者以全剛者以折嗟世之人莫非命焉憎愛廢舉彼胡能然惟命之然成是避逅譽毀得喪奚彼之詬嗟嗟百鍊命也奈何宵人之怡君子之嗟

蔣隱溪輓辭三首

顧瞻兮堂前卷帷幕兮藉蘭荃陳清醑兮載肥鮮韻悲

管兮切哀絃凄風激兮櫺軒雲黯黲兮靈來旋怳如睹於形色兮儼若聆夫笑與言言可聆兮意不傳悵思公兮臨几筵

北風凜凜兮天雨霜木葉脫落兮百草黄翩銘旌兮辭高堂登靈車兮秀冲罔蒿里歌兮哀以傷玄室一閟兮夜甚長魂渺渺兮何方螺山崔崔兮螺川湯湯青原與白鷺兮鬱相望悵思公兮遊故鄉

玉珮兮瓊琚霓衣兮霞裾秉元化兮握靈樞列缺從兮

豐隆趨倏陰而陽兮忽卷而舒睨視濁世兮如汙渠飄然乘風兮凌太虛參王喬與韓終兮列仙為徒遊紫微兮帝之都悵思公兮邈天衢

楚林王先生哀辭有序

楊溥

予遊鄉校時湖湘間有若三吾劉先生南賓陳先生以碩學雅德顯名當時及予出仕皆物故矣每以不及見為憾今觀楚林王先生行跡乃知其與二先生為同輩重有感焉先生子愷僉廣西憲司事憲僉之館塌工部

虞衡郎中程鑑皆以廉能名詩書之澤尚存而先輩不可作矣爲辭以哀之辭曰

楚山高兮湘水長仰浮嵐兮俯流光可檪兮可航懐高人兮長往獨惆悵而悲傷緊佔畢於鉛槧兮將求志於所獨也出膺民社兮亦非大賢之路也緬惟前脩孰不欲爲伊兮爲周抑有命兮何求嗟彼昧者由顯而河兮較其所獲孰爲優兮望瀟湘兮延佇挹馨香兮蘭浦諒天道之可徵兮尚有覲於先生兮

楊處士哀辭有序　　胡儼

處士諱美字子將姓楊氏元太和州文學諱榮之子翰林待制諱景行之孫贈富州尹騎都尉弘農郡伯諱復圭之曾孫其先系出華陰漢太尉震後為廬陵人處士幼穎敏讀書為文超於行輩善事重闈以孝稱處昆弟克盡友愛其最難能者蹈危履險以葬其叔父雖盜賊兇愚亦感其誠意求之古人不槩見處士之德善如此然卒遭喪亂蚤世不克竟其所施誠可哀也既卒之四

十有四年其遺孤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士奇懼
潛德弗耀乃以劉禮所譔行述來徵言余惟有德者必
有後而後嗣之賢亦必本其先觀於諭德可以知處士
矣故為之辭曰
若有人兮好修承華胄兮西州抱德美兮襲淳懋玉韞
櫝兮不售華綠衣兮紑紑覩余愛兮樂孔休鹿之鳴兮
崇邱嗟子衿兮我求漸摩兮息游緊我心兮悠悠迎安
輿兮山之阪攀桂枝兮聊淹留何狡童兮黠偷逞不軌

兮競戈矛倏豕突兮怒獳肆毒噬兮仲叟有昊兮莫投
淚浪浪兮曷能収既不余兮閔憂反縶余兮見讐鷹忽
變兮為祝鳩幸余鑒兮慺慺斂遺骸兮裳衣閉重泉兮
林之菽擷芳兮採荚奉朝夕兮綢繆嘅同氣兮拘俘捐
余佩兮是隮念復路兮回輈野闃寂兮將誰儔對農人
兮事鋤耰徒悵望兮西疇歲苒苒兮不我優悲鶗鴂兮
鳴鵂鶹哀人生兮迫遒適脩短數兮抑又何尤獨令德兮
詒謀鍾厥嗣兮遺麻慶澤衍兮聲光流天之報施兮孰

云其幽

吳先生哀辭有序

梁潛

吳先生孟勤吉之安城人人予自㓜聞先生名甚熟及來史館始獲拜先生焉先生雖老色夷氣暢善道古今事終日不倦時方纂集太祖高皇帝神功聖德簡牘浩繁事有弗得其端者或以質之先生先生手按其書口誦其語出其端緒節目若引繭而注之聽者如目睹其事蓋先生識見高明非徒能記憶也其於英豪偉傑之

士心志謀畧設施後先亦自然符合嗚呼使先生用於時措之事業當何如也然先生方慕古之廉士其自視甚高不求阿色於時由是遂與世抹摋終身貧此自困不改也其為文章簡質而溫潤操筆立成若不甚經意者既成讀之雖若思力搆者不過是也史書成得蒙恩賚授河南開封府學教授蓋聖上意以是可優老先生孰意先生遂去此長逝不返邪方去時翰林羣公合交遊之士以相餞莫不舉觴相屬謂先生復來固將動色

以相候曾幾何時而盍簪韋袂之歡遂為扼腕傷神之痛於乎悲夫賦之深而未竟其施世固有如先生者豈非命邪先生長子善存謀返葬而未果今翰林學士解公已為銘其墓余因悲之以辭曰

崇岡兮峩峩春將暮兮水增波蘼蕪綠兮桃始花悵獨望兮天之涯君不復來兮予惆而嗟學之茂兮弘暢承先啓後兮伊誰弗諒彼連駟兮充達獨方輪兮焉之彼揷羽兮葩葩獨戢翼兮噤不以鳴名之光兮行之塞人

弗施兮於已焉汩古則然兮今奚惑汴之濵兮河之阻
洪濤湯湯兮不可以度羗獨滯此兮不還雲横天兮地
漫漫使我悲兮憂萬端酌清酤兮盈樽陳嘉殽兮藉以
蓀神來歆兮不可以同吉之水兮孔幽上有叢木兮枝
相樛君不懐兮故邱秋霜兮被野曠茫茫兮宿莽君曷
寧兮故宇

大明故左春坊左贊善贈太子少保謚文肅徐公

誄辭有序

金寔

洪武壬午歲寔始來京師天台徐先生好古時方爲太學博士與從父傅霖翁同官甚相好故寔得亟見先生引接良厚永樂二年仁宗立爲皇太子妙簡輔導之官先生由太學入爲春坊司直寔時忝以翰林官屬進講經筵獲與先生朝夕同事既而又獲同僚寔嘗視先生爲父行而先生謝弗居遇之益親後寔以母憂去官已亥歲復來京師值先生病已篤聞寔至强起衣冠二子掖之坐出酒饌享寔亹亹談別後事衎然若無疾者且

曰老夫却粒已期月日唯飲醇酒一爵今日見吾友當倍之復再舉爵一飲而命二子為寔引滿數行既醉辭去將趨行在先生送之及階執寔手謂曰吾亦當考績計不能北上幸為我謝故人前途宜自重吾與子訣矣因嗚咽泣下寔亦不能仰視明日登舟而先生竟卒時十月二十一日也仁宗在東宮深悼痛之自製文一再遣官諭祭且將裒其遺文梓以傳甲辰秋即皇帝位首詔贈先生太子少保謚文肅建祠墓下勑有司春秋有

事復四家丁役以奉祠事嗚呼先生以純粹博雅之學勁正脩潔之行和而不可同謙而不可踰所謂有德有言者矣雖不及柄用以大其施而當儲君毓德之日能以聖賢治心脩身之道引翼取信卒光身後之名奚負所學哉先生之仲子衍受辟為邑校官奉少傅東里先生所譔墓誌示寔捧而讀之九京莫起益增感慕乃述其行為辭以誄之曰

天台之山上應列星俯挹渤澥高抗青冥扶輿孕秀夫

子是承稺齡卓爾弗詖弗傾初游郡庠具曰老成論爲
秀士首詔賓興實華彪炳六館蜚英繁曜麗空忽見夜
明萬葩闘豔勁松獨貞司成嚴厲衆莫敢攖學徒千數
畏若雷霆惴惴揖拜慄蹈矩繩夫子來覲渙若釋冰開
顏霽威如酗解酲實由德孚孰曰意迎錫符分校士有
軌程範鎔來秀若冶剖鉶太學三年韲鹽味經濟濟多
士于于在庭悉屏糟粕浥以醇清儲皇毓德簡畀至精
瓊琚玉佩峩冠彯纓引翼惟正啓沃惟誠旁搴多歧示

之中行言出則俞有歌斯賡明良值遇宜作股肱胡不
憖遺溘焉遐征哀訃上聞痛悼奚勝諄復賻遺終莫罄
情廹于踐祚褒贈首膺秩崇師保諡錫嘉名尊軼三老
榮重五更享祠聿建封域載營麗牲有碑玄堂有名樹
之松檟雜以楸樫歲時有事帝命使令牲肥酒香醆斝
豆登薦祼興頫有赫厥靈玄液下滋幽光上升裕其孫
子以及後生嗚呼夫子孰與抗衡疇昔好言遼邈九京
光風霽月想見儀刑爰述衆美寄之哀聲有不知者庶

幾可徵

裴侍郎哀辭

王　直

公裴氏諱璉字汝器監利人初游學郡庠年甚少已嶷然如巨人長者久之升太學擢知劍州三年陞浙江按察僉事改江西坐累謫興州太宗在位名為北京道監察御史陞河南按察副使又以累謫武清復被薦為廣東道御史仁宗在東宮雅知之擢春坊中允改大理評事又改刑部主事坐事降易州同知洪熙初圖任舊臣

陞工部侍郎改北京行部又坐事去知涪州子綸為翰林編修得推恩及其親公遂棄知州就封以翰林編修文林郎致仕宣德十年三月十三日以疾卒于家年七十二公天資俊爽負竒氣眉目明秀議論英發率嘗傾一座其才敏過人當義而行無顧忌初在劒州州産茶民衣食之而為有勢者所擾公奏請禁止至今民賴其利為僉事在江西鉏惡佑善所至吏畏而民愛之其於賢者維持成就如所親及為御史彈劾不避權勢河南

皂軍山寇發公受命往察之還上討捕方畧寇遂平階州賊王金剛奴等僭名號聚衆八千餘人勢悍甚又命公往公得其巢穴以計擒之而請釋其餘上初遣公謂還當大用而用事者嫉公絀其謀閣踈之不白見而罷其為侍郎尤侃侃自信敬恭朝夕有大臣之體在劒易時興學養士至親為講說賞勸而勸惰諸生多賴以成流風餘澤今尚有存者蓋公之志㑹然出儕輩故所至有立予之知者如此予所未知者計亦偉特猶是也平

生清約自持不茍取妄求仕四十餘年如一日雖累遭
譴謫皆非以私過得之故每斥輒復晚節優游以榮名
終享有盛福此好德之驗也予為諸生時已獲瞻風采
其後同朝又克深知公嗚呼今不復見矣則安能已於
情哉作哀辭
緊公之生兮秀所鍾儼玉立兮偉儀容才既美兮學則
通氣浩然兮縮以充懷奇寶兮慶遭逢有民社兮奮厥
庸興惠利兮蘇困窮建學校兮師文翁持憲紀兮揚清

風矯一鶚兮橫太空植善柔兮除姦兇復巉巖兮窺崆
巃殄寇難兮銷兵戎陪鶴駕兮熙事功摇玉珮兮鏘玲
瓏副六卿兮位愈隆勤夙夜兮甚嚴恭浩之治兮安蠶
農嬉白叟兮歌黄童詞林清秩兮恩所封煥勅命兮迴
鸞龍優游以老兮當時雍頌詩作兮聲渢渢奄一去兮
白雲中混希夷兮超鴻濛望不及兮心冲冲惟疇昔兮
抗高蹤事聖主兮曁三宗柔清德兮將無同善其始兮
慎其終宜壽考兮齊喬松胡不慭遺兮天夢夢彼𣗳侗

兮愚且蒙乃悠久兮昌而丰欲往問兮安所從蹇徘徊兮發哀惘思公不見兮奈何予公

弔陳先生文　　王英

予嘗至番易自浮梁山中道經德興父老言前令陳公孟藻德政為卓魯民受其惠惜去而亡矣後之為縣者皆貪刻苛猛予聞而悲之是時公歿久矣予與公之子敬宗登進士同官于朝又得備考公之行誼追悼往昔為文以遺番人俾永其思其辭曰

余浮番以遠征兮歷先生之故治遺老泣而告余兮嗟沒時已十祀心悵怳以永懷兮宵耿耿而不寐顧惟此而傍徨兮嗟若先生豹隱幽壑兮虬潛重溟處困而亨兮藏晦以明志熙恬愉兮其藴則宏望之與周兮説逢于殷處此下邑兮不驟以進縮章與綬兮佩仁履信彼狡之詆兮欺則弗忍澆者既敦兮鷙者益遠嗟哉其此去兮卒莫我返鴟梟翱翔兮鷹鸇利吻張呀互嚇兮爭饞肆忿嚚嘵而羣處兮既飫且吐登稂莠以爲饋兮毀

棄黍稌衆黎嗷嗷兮疚餧待哺夫豈不懐先生兮如失
父母故世之所惜兮謂先生内實無疚而其所悼兮曰
年未中壽材宜棟梁兮胡乃槁朽車可任遠兮輪折而
覆道材可以經濟兮施則未究顔夭而冉疾兮人孰其
詬彼或幸其災兮何疾美而夸醜惟尼父之興歎兮曰
善人吾弗覯余故撫膺而深喟兮獨揮涕以隱憂已矣
乎先生不可見諒達人其大觀兮處順而知變視有形
而終化兮理固宜然彼崆峒與玄圃兮杳而莫攀彭聃

之矯矯兮今安在焉惟死有所不泯兮斯乃爲貴黔婁
終窶兮柳下惠之薄仕宓子賤之有譽兮仲卿之有嘉
惠既在古以爲然兮豈今世之能違故余袪衆惑之慘
戚兮以申先生之思睇列星於宜漢兮雲霧滃而神馳
巫咸爲余致處兮掐遺靈而來歸奠桂酒與椒漿兮重
慨想於昔時中鬱抑而坎坎兮乃斐然而陳辭庶百世
之下兮惟先生之是思

哀劉兩溪辭有序

周敘

余以使命道湘川悲屈賈之懷忠齎志以歿用效其人之聲各為辭弔之使歸便道過家上冢瞻望安成有懷故人劉兩溪欲絜酒致奠迫於王程不能得停雲延佇沾灑者久之兩溪之事視屈尤深足悲者時當承平主上恭勤與民休息第蔽於權幸政務乖張災異數見兩溪侍講經筵感激奮發因事指陳光明正大遂忤權幸設他事下之獄黨惡者順旨拷掠體無完膚挺然無一異詞唯呼天自明越數日竟就斧鑕極刑秉屈三閭之

精忠嶉顔常山之荼毒於乎慘哉兩溪平生孝友篤至於朋友急信義教人盡誠懇居常侃侃以古人自期安成春秋之學自李行簡先生後絕而大之者兩溪也其在經筵每遇譔進講章非堯舜三王之道不陳至於麟經尊王黜霸崇君抑臣之辨尤深致意真得講臣體使不遭酷禍所成就可量乎哉於乎悲夫兩溪余平生同志友也情見乎辭有不能已用寫哀些三章向風焚以招之且録稾秘而藏諸篋笥他日兩家子孫得而閲讀

之庶知兩溪之忠與余之悲兩溪諱球字求樂一字廷振兩溪者其弟子尊稱之詞世家安成洑溪後徙家之蒿溪余則周姓叙其名叙其字石溪其號也辭曰

瞻雲山兮安成西懷故人兮我心惋悽虎豹晝號兮鴟梟夜啼陰風悲慘兮毒霧冥迷欲往招之兮睇艱險而無蹊天茫茫兮至道睽名昭昭兮日月齊於乎歔欷兮懷哉兩溪

瞻雲山兮薊城北懷故人兮我心良惻天門晝闟兮虎

衕阸塞蛇虺縱横兮夔龍斂迹欲訴帝之無由兮道邅迴而屏息魂恍恍兮渺何極淚淋淋兮氣填臆懷哉兩溪兮宽誰與白

瞻雲山兮湘水幽緬懷古之人兮我心增憂古人今人兮我何尤攄忠滅身兮異世同歔哀莫哀兮沈清流慘莫慘兮𩴾野投死生一視兮如彼浮漚千秋萬古兮屈劉匹休

太傅安國孫恭憲公誄　劉定之

維昔太公生周邑姜婦文嬪武孕成啓康受封于齊令綫千禩維安國公復起齊地篤生聖后配我宣宗以母皇上迺登三公維公之德以敬為主曾緼丹書厥名迺取維公之爵自伯而侯進號大邦寵祿優優維公之壽踰八望九玉蟬金貂輝映白首壽爵及德與太公同亦葬于京靈旐不東内相期頤後昆繩蟄五子十孫殆過呂伋皇家萬年誰與齊休曰伯叔舅異姓元侯

明文衡卷九十六

